

【都市随想】

□窗外风

这年头,让人深恶痛绝的就是骗子了。可是谁让咱的信息到处随风飘荡呢,就我自己那个电话号码,做广告的,诈骗的,都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了。

数年前,我从证券公司开了一个账号,妄想从股市淘一点金,可是在股市起起伏伏,金没淘到,给我打电话加我微信,为我推荐牛股的人一个接一个,我数次怀疑自己听错了,证券公司难道不是最应该给客户保密吗?上个月我名下的车该交保险了,各保险公司做车险的业务员一波一波地轰炸我,过后我数了数,想卖给我车险的电话就打了三十多个,每一个都要我听他们的优惠政策,还把预算短信给我。后来,我干脆对打电话给我的保险业务员说:“今年我不考虑保险的事,因为我中了一个奖,奖品就是给我五千块钱的车险。”没想到那个男业务员竟然气急败坏地说:“就你那车,用得了五千元的车险吗?”我也有点生气,就说:“你的意思

【人生悟语】

□秦莉萍

“吱——”还没起床,便听见木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,一束光直射进去,仿佛打开了时光大门。紧接着,男人抬脚踏过门槛,站在门槛外的台阶处,向远处张望。

清晨,鸟儿叽叽喳喳,细看,却无鸟的踪影。男人转身,端了一红色塑料盆,在门槛的台阶旁洗脸。随后,女人出现在大门口,男人把盆里的水泼在稻场边的菜地里,女人接过男人递过来的塑料盆,打水洗脸。男人和女人未语,默契进行。

太阳彻底出来了,男人从里屋搬出好几床大红被子,晒在房子旁的晾衣绳上。被子耀眼的红,在周边土屋和绿树的映衬下,格外抢眼。

男人晒了被子,背上背篓踩在道场上的一排石块走出去。这一长溜石块,左右各一排。左边一溜圆形石块,大小不等,延伸至水泥路,从大门的台阶处走下,廊檐下的第一块圆形石块最大,双脚踩上有余,都近似圆形。右边一溜延伸至菜地,形状各异的石块,依旧是靠近廊檐的那块最大。靠近廊檐的那块石块怎么最大?心中充满疑虑。

直到一个下雨天,瞧见男人从菜地里回来,从右侧泥泞小路踏上稻场上的石块时,男人每踏上一块,就跺脚,走到接近廊檐下那块最大的石块时,男人双脚站定,再次使劲跺脚,此时,脚上的泥巴几乎跺掉了,随后,男人拉了走廊里一把椅子坐下,蹬掉解放鞋,换上拖鞋,然后点燃一支烟,凝

【饮食男女】

□梅莉

天冷后,我买了几次白白胖胖的长萝卜回来吃,感觉一根萝卜就像一支队伍那么壮大。俗话说,“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用医生开药方”。人到中年后会不知不觉地加入养生队伍的行列。关于萝卜,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如此盛赞:“可生可熟,可蔬可酱,可豉可醋,可糖可腊可饭,乃蔬中之最有益者。”一口气用了九个“可”,看来萝卜先生真是好脾气,怎样都可以。

对于萝卜,我一直是情有独钟。小时候,上街就爱吃一种叫油墩子又名萝卜丝饼的小吃,刚刚从油锅里炸出来的油墩子,脆酥有加,好吃到嘴不肯放。

我买来大白萝卜,看到它冰雪聪明的样子就心生欢喜。它会让我想起童年的玩伴,他们或许小名就有叫二萝卜、菜包子的。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用食物来给孩子取小名,如今的明星家的娃也有叫小糯米、小土豆、叉烧包的。也许潜意识中认为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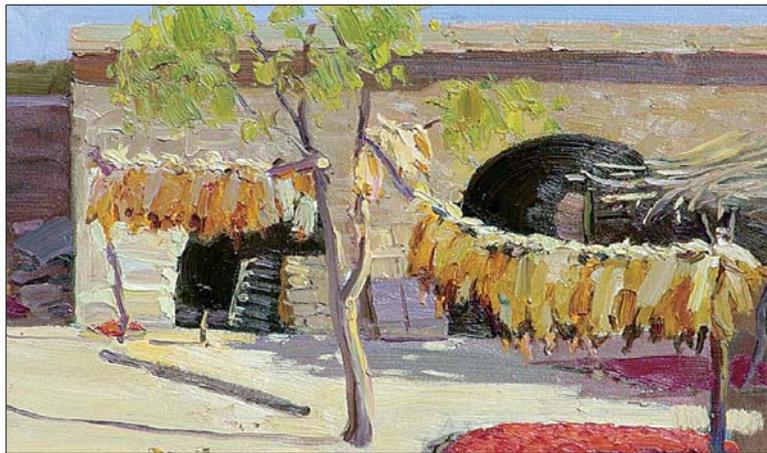
打电话的不一定都是骗子

是奖品我不要,必须花钱买你的保险才行?我那不是傻了嘛!”对方只好讪讪地挂了电话。

这些年,我接的陌生电话多了去了,有卖给我茅台酒的,有说我有违纪材料在公安局的,有操着南方口音非说自己是北方人跟我借钱的,有卖房子卖商铺的,总之林林总总,数不清接了多少陌生电话。到后来,我听了第一句就直接挂掉,耐心都被消耗掉了。

本来我是不接陌生电话的,可是打电话过来的也不都是骗子呀。一次,一个外地陌生电话打给我,我直接挂掉,可是对方不屈不挠又打过来,接通后是外地的一位编辑老师,同我谈一篇稿子的事。那是国内一家知名报刊,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会有编辑老师打电话给我,她在电话里谈了一些对稿子的意见,放下手机,心里暖融融的,对陌生电话的敌意开始慢慢消融,凡事不能一概而论,不能一棒子打死不是。

土地的温度



望滴落的雨水。

“您怎么不把土稻场铺成水泥地呢?那样晾晒谷物也方便。”发现附近农户几乎都是水泥稻场,我忍不住问男人。

“早就想把稻场铺成水泥地了,可儿子他妈不同意,说土稻场凉快。”

“土稻场凉快?”我不解。

“是啊,土稻场凉快。”见我纳闷,男人叨着烟,微笑,“不仅儿子他妈不同意,儿子儿媳也不同意,说咱这土屋近百年了,近几年周边进行旅游开发建设发展民宿,说不定我这百年土屋到时候适当改装一下后,会成为与众不同的民宿呢。”男人指着土墙、堂屋的土地面让我看,“你看,这土屋,冬暖夏凉,这土地面,虽说崎岖不平,现在可是少见了呢!那土稻场,室外

萝卜先生气坏了

孩子就像是父母不可或缺的食物,是为之奋斗的动力与方向。

我经常做简单的清炒萝卜丝。就是把萝卜切成纤细、透明的丝,油锅里翻炒,再挖一小勺家乡人做的红辣椒酱,起锅后的萝卜丝入口清脆,有点像青春,简单、明朗、味微辣又嘎嘣脆。

等到萝卜长到要婚配的年龄,其实最好的伴侣,是上好的五花肉。它们在一起后,肉变得不那么肥腻厚重,萝卜也变得温和绵软。冬天的餐桌上,电火锅里的红烧肉炖萝卜文火慢慢咕嘟着,可以往里面烫一些鸡毛菜或菌菇类,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。想起了李碧华说吃火锅:“重要的是气氛。一室皆暖,赴汤蹈火。汤要滚,火要猛。菜和肉要多。还有,人要开心……”红烧肉炖萝卜,是萝卜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菜,是菜界绝配。

当然,萝卜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吃法,就是做萝卜排骨汤。这道菜很滋

秋日里的一天,本地一个陌生号码响起来,接的时候想,要是本地骗子,我就骂他一顿。可是对方的第一句话,我就听得很熟悉,猛一下却想不起是谁,等他自我介绍,一下子唤起了沉睡心底的记忆。是我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,他从别的地方找到我电话,第一时间打给我,那熟悉的声音,仿佛昨日才听到过,厚厚的时光之墙被压缩成一张纸那么薄,远去的青春时光慢慢浸润心头。因了这个电话,我的心里倏忽刮过一阵风,好像沙子迷了眼,眼角竟然有些湿润,天空那么蓝,几朵小云在蓝色天幕上舞蹈,如我跳跃的心。

是啊,打电话的不一定都是骗子。即便是骗子,擦亮眼睛同骗子周旋,谁骗了谁还不一定呢。曾经有个骗子说我有违纪材料在公安局,让我去拿,我说我就在公安局工作,既然我违纪了,就应该让领导知道,你把材料给我们领导吧。骗子默默挂了电话,从此再也没骚扰过我。

温度再高,只要没有阳光照射,土地的温度自然降下来,儿子说到时候建一农家小院,就要利用这土稻场!”

男人语毕,一直对农家小院情有独钟的我,眼前立刻出现一个场景:土稻场围有木栅栏,木栅栏上爬满丝瓜,大朵丝瓜花金黄耀眼,院落有花有草,裸露的土地上长满青苔,青石板铺就的小径,还有一架秋千静立。

现在想来,农夫是最幸福的人。他们躬耕一隅,挥洒汗水,与脚下的土地一起生长,生于斯,长于斯,根越扎越深。他们将生命的灵性赋予土地,换来土地长久的温暖哺育。

与之相比,现代城市人充满悲哀。我们虽然脚下踏着土地,但是,却早已感受不到土地的温度,天地的宽度了。

补,补钙补气,据说还能美颜减肥呢。熬好的萝卜排骨汤,汤色不厚不重,不辛不辣,不油不腻,有隐约的萝卜味,喝起来有一丝清淡的香气。这应该是萝卜的中年了吧,如人生,明媚、浓烈过后,步入口味清淡的中年,已吃不下太多重口味的菜,越来越喜欢删繁就简、原汁原味、岁月安好。

萝卜如此之好,却也有人不喜欢。我有一个妈妈群,群里有很多智慧的,热爱生活的妈妈,她们有的是职场“白骨精”,有的则是全职太太。大家有时叽叽喳喳的如麻雀,有时如沉默的萝卜。记得立冬那日,群主晒出一锅筒骨汤,从里面捞出炖好的一大盘白萝卜,说马上倒掉,因为她家没人要吃萝卜。群里众妈妈都震惊了,怎么能这么对待萝卜呢。群主却辩解说,萝卜的精髓已经在汤里,不吃它不重要了。

好脾气的萝卜先生也一定气坏了。吧。

【生活广记】

经历陪考“炼狱”

□郑俊甫

年初的时候,老婆心血来潮,决定报考会计证。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开玩笑,本来嘛,老婆大学里学的计算机,毕业后虽然换了几份工作,可哪一个都跟会计不搭边儿。

没想到,没几天老婆就从书店抱回了一大摞复习资料,很有点儿雷厉风行的意思。得,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,那就支持吧,反正艺多不压身。况且有了事干,不也少听几句唠叨嘛。

就是这一念之差,让我平静缓和的生活起了波澜。那天,我像往常一样,吃过晚饭,把碗一推,打算到电脑前码字。老婆把我叫住了,她指了指那摞复习资料,说:“现在是非常时期,你总不能像以前一样,当甩手掌柜吧?在我备考的这段时间,你就辛苦点儿,把家务活儿揽一下吧。”我吭哧了半天,没有找到理由拒绝。

家不大,活不少。洗衣做饭拖地接送儿子,以前都是分着干,现在一揽子接过来,一下子就挤满了我的业余时间,苦不堪言。

这还不是最头疼的。最头疼的是儿子,一到晚上,亢奋得像个小马驹,在家里蹦来跳去。老婆被搅得看不下书,便拿我撒气:“你能不能哄哄儿子,别让他这么折腾啊?”只好去找儿子,跟他谈判,问他什么条件才愿意老老实实坐下来?儿子想了想,一本正经地说:“老爸,你给我讲故事吧。”

我就从儿童书店抱来一摞童话书,开始陪着儿子在童话世界里游荡,一直游到儿子昏昏沉沉坠进梦乡。

每天晚上,我像个家庭妇男忙活着这一切的时候,老婆就偎在床头,身后垫着一个枕头,舒服得像个地主婆。要是你以为这样的条件,她就能头悬梁锥刺股闭门苦读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好几回,10点不到,我就看见她闭上眼睛,进入了睡眠状态。

不禁试着劝她,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时间。她听了,反唇相讥:“学习讲究的可是效率,我现在困了,脑子成了一团糨糊,你还要我读死书,有什么用?”

想想也是。忽然记起自己晚上熬夜码字的时候,为了提神,常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,很管用。于是,推荐给老婆试试。那晚,老婆喝了两杯咖啡后,果然兴奋异常,一直勤奋到凌晨1点才熄灯。

晚上倒是利用了,早上却出了麻烦。老婆死活起不来床。好不容易用闹铃放在耳边把她吵醒,爬起来,两只眼睛肿得像烂桃。中午下了班,老婆对我一顿数落,骂我出的馊主意,害得她早上迟到,被罚了50元钱。还一上午都无精打采,哈欠连天,以至于填错了两份报表,挨了老板一顿白眼。

咖啡不行,就换别的招吧。听同事说,网上有不少复习题,便怂恿老婆下载下来,边看书边在电脑前做题。这办法还真管用,老婆每晚都能坚持到11点半了。只是苦了我,想用电脑,只好等到老婆酣然入梦,悄悄地干活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翻过,终于等到了考试那一天。是个礼拜日,送走老婆,我就跑到超市采购。考场离家远,老婆中午回不来,我想等她下午考完试,好好庆贺一下。苦行僧的日子总算走到头了。

谁知道,老婆从考场一回来,就把那些陪了她半年的书本往墙角一丢,吊着一张苦瓜脸,跟我诉起了委屈:“出题的老师真是邪性,哎,你说,我背的重点他不考,尽是一些没学到的东西,算了算,《会计实务》最多能考四五十分。”

最后,老婆重重叹了口气,又说:“我这半年的书是不是白读啦?”

望着老婆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,我想:“岂止是你,我这半年炼狱般的辛苦陪读也算是白搭了。”

当然,也只是想想而已。

城市笔记